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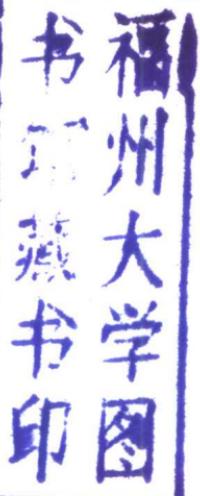


金振东

# 时迁外传

水浒人物在蓟州





# 时迁外传

金振东

水浒人物在蓟州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金振东广泛收集流传在古蓟州的关于水浒英雄时迁的民间故事，在保持原来人物性格及风貌的基础上整理成此书。全书以时迁在古蓟州拜师学艺，劫富济贫的故事为中心线索，塑造时迁形象兼及其他水浒英雄。其中许多故事是《水浒传》中所不曾见的。本书既是一本较好的民间故事集，也是一本较好的旅游辅助读物。

## 时 迁 外 传

金振东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63,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

ISBN7-5306-0190-3/I·144 定价：1.40元

# 序

周骥良

天津的文学队伍，经历十年浩劫重又复苏之后，自1981年始，着手于民间文艺队伍的组织工作。这已经是抓得很迟了，困难重重，满目荒芜，仅有寥寥几名散兵游勇在孤军作战，要形成一支队伍谈何容易！于是我们试办一个小型刊物《天津民风》，藉以发现人才，培植队伍。效果还是显著的，从第一期起就有新人涌现。蓟县第一中学教师金振东便是头角峥嵘的一位。

从这以后，他在民间文学领域中，披荆斩棘，知难而进。每到假期，都要深入农村，把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地记录下来。天道酬勤，终于有这部《时迁外传》从他的笔底下流出。虽然书中的故事较之口头的传承，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已经有所挥发，毕竟仍是民间文学中一朵变异的奇葩，为家喻户晓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瑰宝，添了旁枝，加了新叶。当然，这些都是难得的旁枝和新叶。

天津市蓟县古名蓟州。历来是北方重镇，也是《水浒》一书中多次出现的地方。弄不清是因缘附会，还是早有继承，蓟县流传的《水浒》故事是繁多的。已规划为风景区的翠屏湖南岸的翠屏山周围，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石秀杀

猪”、“杨雄杀妻”、“时迁投衙”等等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在保持原来人物性格与风貌的基础上另起炉灶的。特别是时迁的故事最为精彩。读起来象是走进《水浒》世界中从未涉足的奇峰异谷，使人倍增亲切感。

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宛如茫茫大海，宝藏是取之不尽的。

祝愿振东同志继续深入，将蓟县有关《水浒》的民间口头文学，全部网来，并在口头的语言文字上，更好地提炼使之益臻完美。

## 前　　言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天津分会的支持下，我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整理了关于水浒人物在蓟州的传说三十多篇，现将其中十八篇，经过加工润饰，结集为《时迁外传》出版。其中的一些篇目，先后在《民间文学》、《今晚报》等报刊发表过。

蓟州（今天津蓟县）是水浒人物主要活动地区之一。《水浒》中几十处提到蓟州，并有“病关索长街遇石秀”、“病关索大闹翠屏山”、“入云龙斗法破高廉”、“宋公明兵打蓟州城”等专章描述。著名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就是杨雄、石秀、时迁三人去梁山的路上发生的。而另一著名故事“智取生辰纲”，正是蓟州人公孙胜在云游中，发现了押运生辰纲的动向，并参加了“智取”的壮举。在蓟县，流传着不少关于水浒人物的传说，保留着一些附会的遗址、遗迹。

这些传说的特点是：从《水浒》故事生发开去，口承成篇；符合各个人物的身世、性格和技艺；具有较浓厚的传奇色彩和地方特色；绝大部分有一定思想性和艺术性。

民间文学植根于民间的沃土，传承于民众之中。水浒人物的传说，总要受人物的籍贯、经历所制约，踪迹所至之

地，必有故事流传。我曾在蓟县下埝头村呆过二年，冀东有名的民间艺人、故事家周大麻子（周银），就是这个村的。他有很多自编的《水浒》段子，尤其擅长说根据传说整理的《时迁》，我也概略记录过几段。最近我又专程造访，可惜周先生已经作古，他的琴师已年届耄耋，且喜还能忆起些只鳞片爪。我访问过城关四隅、翠屏山下、天河洼旁、长城内外的近二十个村庄的六十多位老人，采集到大量口承故事。还参观了小漫河的八卦街，翠屏山的天齐庙遗址，看了十百户村南山石上的潘巧云脚印，探访了玉田穿心鼓楼的旧址，为整理这些传说掌握了大批的原始资料。

时迁在《水浒》中的故事并不多，在一百单八将中，位置排在了一百零七位，紧挨着金毛犬段景住，倒数第二。义军受招安后，为朝廷征讨宣、湖、常、苏四州时，正偏将共八十九名，时迁排在最末。可见，时迁在《水浒》中并不是怎么重要的人物。然而在民间，他的艺术形象却为百姓们所喜爱。不要说《水浒》书中的“宿店偷鸡”、“徐府盗印”、“火烧翠云楼”等故事家喻户晓，就是各种民间传说也广为流传，演时迁的曲艺段子更为群众喜闻乐见。

书中写的故事不是《水浒》某些情节的重复，是独立于原作之外的新故事。每篇故事独立成章。但前后贯穿来看，也可了解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撰写过程中，在基本忠实于原传说的基础上，为了提高可读性和风格的统一，做了一些艺术加工。

关于《水浒》作者与水浒人物在蓟州传说的关系，附带说几句。施耐庵原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苏州人。据文献记载，施耐庵于元朝泰定年间，曾赴大都科考，不第。

投奔在国子监任司业的好友刘本善，待寻职业。此间曾到过蓟州游历，所以能在《水浒》中清楚地写出翠屏山、独乐寺（宝岩寺）、白塔等地的情势。究竟是施耐庵在蓟州了解到不少传说写进了《水浒》，还是当地百姓根据《水浒》故事演化成传说？笔者管见，两者都存在。因为，《水浒》就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反过来，又推动了民间文学的发展。互为脚本，相得益彰。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蓟县旅游局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天津分会的周骥良、冯育楠，作协天津分会的谭成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张雪杉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周骥良同志热情的为本书写了序，谨致谢忱。

金振东

1986.3.1于盘山

## 目 录

序	周骥良
前言	金振东
一 偷鸡闹衙	1
二 大闹花堂	7
三 龙廷盗宝	14
四 拜师学艺	21
五 藩营夺马	30
六 山寨脱险	42
七 窃题中举	53
八 智救恩人	59
九 斗酒赢酒	69
十 杀猪闹店	73
·十一 讨债除霸	80
十二 血溅翠屏	87
十三 丢宝拐宝	94
十四 盗图破阵	102
十五 大名窥纲	110
十六 请道劈山	118
十七 四杰赚城	125
十八 玉田坐衙	137

## 一 偷鸡闹衙

蔚县城东南二十里的九百户乡有个山村叫霍家店，村子不大，历史却很久远。老辈子叫过富辛庄，北宋的时候，才改叫霍家店。为啥改的名，这得从时迁偷鸡说起。

那时候，富辛庄是个佃户村，全村三十户人家，不是当长工打短工，就是租种地主的地，家家穷得叮当响。只有村南霍松根家因为开着一座小店，日子才算过得去。

这天，霍松根老汉正在清扫院子，忽然来了一位客人。这客人中溜个，瘦高挑儿，八字钩胡，两只鼓眼滴溜溜转，一身黑色的短打扮，头上的铁丝帽子打颤连，浑身透着机灵气。霍松根连忙拱手道：“客官住店吗？”

“正是，来个单间。”

霍松根把他安排到上房，说：“客官，尊姓大名。”

“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鼓上蚤’时迁。”

霍松根倒退两步，打了个冷战，心想，糟了，他莫不是画影图形捉拿的江洋大盗时迁？霍松根不便再问下去，只好说：“用啥饭？”

“煮两只鸡，来四两酒。”

“小店寒酸，只有粗茶淡饭，没有熟鸡。”

“有下蛋的鸡先煮两只，明天一早还你。”

这话霍松根哪里肯信，但还是不敢怠慢，让老伴给他煮了两只鸡。时迁狼吞虎咽，吃了个净光。第二天一大早，霍松根一出门，只见地上摆着五只拴在一起的草鸡。

时近年关，富辛庄家家户户正在为过不起年而日坐愁城，不意出了新鲜事。每天清早，不是这家院里放着一袋米，就是那家院里多了几只鸡。人们笑逐颜开，对着苍天祷告：老天爷睁眼，让咱穷人过个舒服年。

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让霍松根知道了，暗下琢磨，时迁白天扎屋睡觉，夜里神出鬼没，这事八成是他干的。一天夜里，霍松根没有睡觉，从窗眼盯着时迁住的屋。约摸半夜时分，见一个黑影闪出了屋，飞快地行走，没有一点声响。到了墙根前，一个鹞子翻身，轻轻越过墙去。霍松根瞪大了眼睛，吓了一身冷汗。

过有两个时辰，时迁悄悄潜回店里。他刚要睡觉，霍松根一脚闯进屋，跪在地上磕响头：“时壮士，你的事我都知道了。附近几个大财主，连夜失盗，已经告到府衙。你再住下去，难免有性命危险，再者，小老儿也得受连累。”

时迁扶起霍松根，说：“霍店东，实不相瞒，我是高唐州人氏，父亲被豪绅逼债自尽，母亲被抢去当佣人，含恨身死。我一气之下，杀了这个豪绅，又杀死抢男霸女的胡知府的公子，这才四处流浪。没有生计，练得一手飞檐走壁的功夫，专干偷富济贫的勾当，从不伤害黎民百姓。皇帝的御玩金鸡就是我偷的，朝廷正在悬赏捉拿我，日前来到蓟州地面。”

霍松根听了时迁的悲惨身世，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眼里浸出了泪水。两个人攀谈起来，越说越投缘。

这时，忽然传来一阵人喊马嘶。霍松根吓得脸色刷白：“壮士，准是官兵来了，快跑吧。”

两个人出屋一看，四周灯笼火把，一股官兵正推开栅栏门，冲进院来。时迁见势不好，一纵身，燕子抄水一般跃到房顶，见东房山处没有官兵，飘身落地，眨眼功夫，无影无踪，竟没有一个官兵发现。

天麻麻亮了，官兵把店房里外搜了个遍，除去霍松根，没有一个人影。他们把霍松根用绳子捆住，一个长眉毛小官模样的问道：“你店里住着贼盗。”

“小老儿只管开店，哪知道有啥贼盗。”

“房里有一堆新啃的鸡骨头，酒气冲天，就是明证。”

“是住着一个戴铁丝帽子的客官，三更天就走了。”

“上哪去了。”

“人一走，茶就凉，哪管客官走他乡。”

“不说实话就烧死你。”

几个官兵，点着了院里的劈柴，一时间腾腾的大火烧了起来。在这紧上加要的时刻，忽然，房顶上一声大喊：“休要迫害老人，你爷爷来也。”话音没落，时迁手持长杆，通地落到火堆旁，用杆一挑着火的劈柴，劈啪四散朝官兵打去，吓得官兵“咳呀”“咳呀”地尖叫着往后躲闪。时迁一胳膊挟起霍松根，一手撑起木杆，噌噌噌，飞身越过墙头逃跑了。

官兵四处追撵时迁，没有找见踪影。又折回富辛庄，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搜出了不少印有“某某堂”的口袋、绸缎布匹和穷人家少有的什物。这一下子可糟了，“长眉毛”为了回去复命，下令每户逮一个当家人，带着赃物，押回县

城。

傍晚，时迁安顿了霍松根，一个人穿街过巷，探看可偷的阔主，听到街上行人悄悄地议论：“霍家店成了贼窝了，二十多个窃贼被抓进了大牢。”时迁心上一惊，坏了，自己这一暴露，穷百姓们倒了灶。他到西街关帝庙供案下边睡了一觉，傍亮时，越墙进入府衙院内。

知府开堂审问了，二十多个穷百姓统统被押上大堂，呼啦啦跪了一大片。当，知府一拍惊堂木：“呔，大胆的刁民，结伙为盗，危世扰民，还不从实招来。”

“青天大老爷，小民们实是冤枉。”

“人赃俱在、何冤之有。”

“小民们一向安分守己，这些东西都是夜里有人给扔进院来的。”

知府指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说：“先给这个老棺材瓤子上枷，看他们肯招不肯招。”

几名班头衙役，如狼似虎，蜂拥而上，把白胡子老头往堂下拽。“住手！”大堂上好象打了一声响雷，一个身着黑裤褂的人从“明镜高悬”的巨匾里跳了下来。吓得知府抱起了脑袋，筛着糠说：“你，你是何人？”

“鼓上蚤时迁。”

“你就是偷盗万岁的金鸡、被画影图形捉拿的时迁？”

“正是。”时迁用手一抹八字胡，“盗窃豪富都是我干的，与百姓们没半点干系。立刻将他们释放，好汉做事一人当，是杀是剐，悉听尊便。”

知府惊魂稍定：“你说案是你做的，有何为凭？”

时迁眼珠滴溜一转，口若悬河，如数家珍，把哪天哪村

偷了哪家的什么东西，劈啦啪啦地说了一遍。知府追问道：“还在哪儿做过案？”

“走遍九州十八县，偷了九九八十一天，挨偷的都是皇亲国戚，土豪劣绅，他们鱼肉乡里，欺压良善，偷他们的无义之财是当偷之偷。所偷财物，都周济了贫穷百姓，我时迁只剩下一身皂衣，一顶万孔通天铁丝帽，别无它物。”

“给我拿下！”知府一拍惊堂木，“大胆的时迁，到处流窜蔑视王法，朝庭正在悬赏捉拿，把他押进囚牢，听候发落。”

几个衙役赶忙近前把时迁捆了，押下大堂。二十多名百姓钦佩地望着远去的时迁，不禁哽咽眼泪下。知府下令：“你们释放回家，往后再有物品入户，不准藏匿，立即报官，倘有隐瞒，按盗窃罪论处。”

百姓们出得衙来，十分悲痛，心上牵挂着这个一身凛凛正气的“义盗”。白胡子老汉说：“听说管犯人的两院押狱杨雄是个好人，就在城东北角住，我们去求求他吧，也许能搭救这位壮士。”大伙都同意老汉的想法，选了四名头兴人，买了一些礼物，等掌灯时分进了杨雄的家。把时迁的案情一五一十和杨雄说了，求他救救时迁。杨雄心地善良，对时迁也十分同情，说：“礼物如数带回，我一定救出时迁。”

一天，杨雄把一个当夜值班的牢子王二叫到屋里。杨雄说：“王二，我待你如何？”

王二说：“押狱待小人恩重如山，小人逃难来蓟州，病倒街上，是您请医生买药，救了我的性命。病好后，又安排我在这儿看狱。大人的恩情，就是来生变犬马也难报答。”

“求你办一件事。”

“小人万死不辞。”

“狱中新来的犯人时迁是个好人，得救他出狱。不然挣解汴京性命难保。今天半夜，你打开牢门，卸掉他的枷锁，他会自己逃跑。不过，你就不能在这干下去了，给你二十两纹银，回老家去吧。”

王二照杨雄的嘱咐办了，救出了时迁。

一时间，蓟州城内都轰动了，说时迁从监狱里跑了，有的更神乎其神说他会缩骨脱枷。

一天夜里，一个贿赂官府、告发时迁的恶霸，脑袋不知去向。富辛庄周围村庄的富豪家里，有的在床头，有的在门板，都插上了一把雪亮的尖刀，上边钉着纸条，写道：

时迁落草上山，  
专杀恶霸贪官。  
胆敢欺压百姓，  
小心狗命归天。

这一来，大大杀了这些土豪劣绅的气焰。打这儿，再没人敢欺侮富辛庄的穷百姓了。霍松根回到村里，又干起了小店的营生。不久，担心被人暗算，带着一家人奔梁山找时迁去了。

村里的百姓，为了纪念时迁，都把村名改叫霍家店，又名火烧店，一直叫到今天。

## 二 大闹花堂

时迁在蓟州认过一个师傅。不过你不要以为那一定是少林高手，全真行家，都不是，是一个教他障眼之法、隐形之术的庄稼人——王神手。王神手家住蓟州城东州河之畔的下埝头村，学得是祖传变戏法的本领。他不只会仙人摘豆、就地抠杯这类小玩艺儿，还会金猴搬运、铁树开花、空篮献宝这些个大活路。人称“神手王”，隐去大名便成了王神手。无巧不成书，时迁学艺也算得千里有缘。

有一次，王神手在蓟州城里东大街撂场卖艺，正巧，时迁路过那里，也好奇地挤进人群，看看热闹。但见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春风满面，转圈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诸位站稳，细观细瞧，小老儿斗胆再献丑一番。”只见他左手抄起铜锣平平端定，右手抓向天空，回置头顶。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金钱财宝入锣中。”接着右手在头顶上乱拨，铜钱象雨点一般，哗哗流入锣中。一拨郎耳朵掉钱，一张嘴吐钱，手一抓落钱，脚一拐跳钱。人群中发出“好好”的喝彩声，时迁也瞪大了眼睛，点头咂嘴赞叹。随手丢给王神手一块银子，转身要走。这时，一个泼皮带着两个打手，闯进人群，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老白毛，在我门前撂场，敢不打个知字，

小子，银钱没收，箱子砸了。”

王神手颤颤惊惊，伏身下拜：“大人不把小人怪，老爷恕小人无知。银钱就孝敬您，道具是我家祖传，一家人使它糊口，万望开恩存留。”

“不行。”泼皮一挥手，“上！”

两个打手抢完了钱，又抡起木棒朝箱子打去。这时，两只大手，二马分鬃，将两根木棒在半空托成“八”字。两个打手，想打打不下，想拽拽不回，看着晃动着的铁丝帽子干着急。这济人危难的不是别人，正是鼓上蚤时迁。

那泼皮一个箭步，来到时迁身后要搂后腰，乍打一，眼看就要吃亏。不想时迁“嘿儿嘿儿”一乐，机灵地立即松手闪身，来个“金蝉脱壳”，“龙隐蛇进”，当，两根木棒如泰山压顶打将下来，不偏不倚，正打在泼皮的头上。他“唉哟”一声，晃了三晃倒在地上。

两个打手顾不得主人，双双扬起木棒朝时迁揍头便打，时迁双手狠命一托，攥住往回一顿，两根木棒夺入手中。嗖嗖，左右开花，横云断雾，啪啪，裹脑缠头，一个一下。两个打手，一个喊“爹”，一个叫“妈”，一个狗吃屎，一个仰八叉，一个包肿起，一个满脸花。

人们一边四散逃跑，一边称赞解恨。时迁挽起吓瘫在地的王神手，王神手千谢万谢：“壮士心怀义胆，抱打不平，感激涕零。”

“事不宜迟，快快收拾东西逃走吧。”时迁帮助王神手收拾好箱担，又朝躺在地上乱哼哼的三个孽障说：“往后再为非做歹，送你们去见阎罗。”

时迁怕王神手被人暗算，一直把他送出城。